

迟来的天安门之约

马星雨

1984年秋天,爷爷所在的村办企业组织职工去北京旅游。回来后,他给奶奶讲天安门,讲故宫……奶奶听着,眼睛都亮了。爷爷拍着胸脯许下承诺:“等以后,我一定带你去!也让你亲眼瞧瞧!”

这“以后”,一年年地拖了下去。家里的孩子一个个长大,用钱的地方像雨后春笋,总也冒不完。爷爷的承诺,渐渐成了句偶尔提起的老话。

大伯是家里第一个有出息的,考上中专,在城里找了工作。他拿出第一个月的工资,说要带奶奶去北京,圆了这个念想。可奶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:“不去不去,我晕车,闻着汽油味儿就心慌。再说,这一大家子,鸡啊猪啊,哪能走得开?”大伯拗不过,最后带着刚谈的对象去了。寄回来的照片上,天安门格外明亮,奶奶拿着照片看了又看,嘴里却还是那句:“电视里看得清楚多了,花那冤枉钱。”

轮到我爸参加工作,爷爷又旧事重提,说这回咱们全家一起去看天安门!奶奶依然是那个最“扫兴”的人:“电视上啥看不着?角度比现场都正!人挤人的,累得慌,有啥意思?”她像一堵柔软的墙,挡在全家人的兴致前头。谁也没想到,这个争执,随着爷爷的突然离世,成了永远的遗憾。北京,成了爷爷没能兑现的承诺,也成了奶奶绝口不提的心事。

后来,姑姑在北京工作的同学热情相邀,说住宿、导游全包,花不了几个钱。这回总该行了吧?可

奶奶还是摇头,理由翻新了:“老了,图个清静。在自家沙发上躺着,比啥都强。”我们私下里嘀咕,奶奶这辈子,怕是真不想出远门了。

去年,公司派我去北京学习一段时间,国庆节放假时,我想让奶奶来北京好好逛逛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奶奶打电话,没想到,她竟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国庆那天凌晨,我领着奶奶走向天安门广场,她紧紧攥着我的手。当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的步伐走出金水桥时,奶奶踮起了脚尖,脖子伸得老长。

国歌奏响,红旗冉冉上升。奶奶仰着头,一动不动,我看见她的眼眶都红了。仪式结束,她还久久不愿离开,一个劲儿地说:“不一样,真不一样!这现场的感觉,有风,有声,有气势,电视里哪比得了……”

家里人都笑说,还是我面子大。最近我才慢慢琢磨过来:不是我面子大,是时代变了。我能挣钱了,家里日子也宽裕了,奶奶这样的农村老人,也领上了养老金。更重要的是,国家给老年人的优待实实在在:坐公交、逛公园都免费。奶奶这个节约了一辈子的老人,终于算明白了——现在出门,不光是开眼界,更是“划算”的了。她那份深藏了近40年的心愿,终于不必再背负着“乱花钱”的愧疚。

奶奶的这趟北京之旅,从爷爷的一个承诺算起,走了近40年。她脚步最终抵达的,不仅是天安门广场,更是一个寻常百姓梦想成真的好时代。

要留空白在心头

张广闻

画家画画,注重留白。画家通常不会把画画满,为的是让人看着通透、开阔,让人有想象空间,有回味余地。

作家创作,擅设悬念。极尽所能把情节交待清楚,把气氛渲染到位,具体到人物的结局和命运,便惜字如金,甚至绝口不提,让读者去想象、去发挥、去猜度。

大千世界,有形形形色色的人,有五花八门的事。做人做事,也应留有空间。人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水,也不可能一直灰暗落寞。志得意满时,要保持冷静,留点空间让自己思考,莫被幸福冲昏了头脑。遭遇变故时,要以不变应万变,反思反省,检点过往,吸取教训,重拾信心,再度奋起。

弓是有弹性限度的,切不可拉满,拉满,很容易断折。

凡事留一线,他日好相见。话不可说全,说全,就没有了回旋余地。

福不可享尽,让三分给他人;十分聪明用三分,留下七分给子孙。

留点空白,繁杂人间路好走;留点空白,大千世界好前行。

留白,留出的是胸怀是格局;留白,空出的是智慧是眼界。

留白,眼就空了,事就小了,世界就简单了;留白,心就轻了,情就浓了,幸福就长远了。

要留清白在人间,要留空白在心头。



龙山秋色 牛力作

太原地铁1号线站名掌故·

太原南站

郝波

太原南站位于小店区太原南站东广场,是太原地铁1号线与太原火车站换乘的交通枢纽站,车站共设两个出入口。该站工程名为太原南站,公示名为太原南站东广场站,最终确定名为太原南站,因位于太原火车站,且省略地铁站通名“站”字而得名。

太原火车站原址为北营火车站,2008年12月

28日开工建设,2014年7月1日正式运营。占地面积45公顷,站房主结构为地上两层,地下一层,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。车站规模为10台22线,设计年输送旅客4000万人次。太原南站西广场还预留有规划中的太原地铁3号线车站。

太原南站附近有丽泽佳苑小区、太原汽车客运东南站。

诗词的「活剥」

聂鑫森

1932年1月28日,日本侵略军突然大举进犯上海,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丹心碧血,奋力抵抗。头上有机飞机轰炸,战地的枪炮声如迅雷暴雨,在抗战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一·二八事变一周年,国民党政府利用成立“中华航空协会”的机会,开展“爱国募捐”,实为搜刮民财中饱私囊。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乃作《读飞机募捐启有感,泣而歌之》一诗:“去年今日此吴淞,飞机大炮相应轰。大炮不知何处去?飞机依旧打秋风。”一二句写“一·二八”战事,三四句说国民党政府以“爱国募捐”之名,行向民众骗取钱财“打秋风”之实。而此诗的结构、句式安排,来自唐代诗人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: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但瞿诗将崔诗的意境、意象、情感、题旨全翻新了,变成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讥讽与讨伐。这种写诗的方法,称之为“活剥”。

“活剥”有两种形式,一是将前人诗中的单句稍加改动,放入自作的诗中。二是将前人的整首诗进行创造性的改造,虽保留原诗原句的主要结构,但会化变出新的诗境,替换关键的意象,添改诗句中的部分语词,引申出更有意味的情感价值取向。瞿秋白的“活剥”之作,便是一个例证。

这种写诗的方法,在我国传之久远。

北宋学者汪洙所编启蒙诗集《神童诗》中,有一首《劝学》:“少小须勤学,文章可立身。满朝朱紫贵,尽是读书人。”明代的冯彻有感于读书人当官后,期望尽忠报国、操劳为民,却常换来贬谪而充军辽东的结局,于是“活剥”《劝学》诗为:“少小休勤学,文章误了身。辽东三万里,尽是读书人。”第一二句改动一个字和两个字,第三句为自作,第四句为原句,但题旨却完全翻新,愤懑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北伐战争时,叶挺所率领的部队如巨浪狂潮,横扫地方军阀,吴佩孚因大败而逃回洛阳,以饮酒、养花休闲。精通诗艺的谢觉哉,乃取唐人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,“活剥”出诗作《吴佩孚败走》:“白日青天尽倒吴,炮声送客火车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,一片雄心在酒壶。”王昌龄原诗为:“寒雨连江夜入吴,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,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

1928年5月底,何叔衡受党组织派遣,赴莫斯科去参加重要会议,行前作《无题》一诗:“身上征衣杂酒痕,远游无处不消魂。此生合是忘家客,风雨登轮出国门。”从中透出他为革命弃家奔走的艰辛和乐观。此诗“活剥”了宋代陆游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:“衣上征尘杂酒痕,远游无处不消魂。此身合是诗人未?细雨骑驴入剑门。”

我的一位青年朋友,在城中任着要职,主动申请去一个偏远的贫困山区任扶贫干部,一干就是3年,成绩喜人。他是一个诗词爱好者,得闲时发来所写诗作让我欣赏。唐人刘长卿有五绝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:“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”他“活剥”出《扶贫自勉》一诗:“注目苍山远,谈心白屋贫。挑灯图致富,风雪不眠人。”在一个冬夜,他把诗通过微信发给我,我禁不住连声叫“好”,赶快送上几朵小红花。